

420329 r

孔

叢

子

—

孔叢子

四部叢刊子部

上海涵芬樓借杭州  
葉氏感明翻宋本景  
印原書版匡高營造  
尺五寸八分寬四寸  
一分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  
屏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妄庸實深震

悸

臣咸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

還子思而後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  
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  
禮樂網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

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豕臣咸伏念上卷蓋  
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絕筆而  
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輒然管窺取  
諸史以究尋用群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  
復刪定以無繁為注之文廣析其理然小臣  
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刻其奏  
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  
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

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効編摩之制仰塵  
黜曠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於廣學倘恩垂  
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叅汲冢之蠹  
簡大行於時庶鄒人之緒言不墜于地則非

獨孤生之有遇抑亦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  
仰酌鴻造臣無任干

天冒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  
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勅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軍州水

陸計轉運使無本路勸農使朝散大夫尚書  
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

臣宋咸上表



Handwritten marks and characters at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n the left margin.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n the left margin.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n the left margin.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n the left margin.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  
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  
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凡  
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  
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  
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  
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

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  
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  
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  
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尚且命氏于  
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  
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  
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  
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

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  
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孔叢子卷第一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長孺書



退長弘語劉文公曰

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  
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  
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強記  
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  
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

襄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其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宜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

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  
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  
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  
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  
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  
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紡績組紉織紵者女子  
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美婦人之所有大



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  
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  
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  
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  
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瘳之方弟  
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子  
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

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  
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  
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諸有與之  
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  
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  
者稱其良也且以叅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  
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旣宴而私焉曰齊其

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  
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  
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  
不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  
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輶而扶  
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  
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

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  
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  
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  
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  
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  
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  
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  
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

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  
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  
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  
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  
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  
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  
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

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  
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  
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  
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  
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  
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  
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  
馬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  
功勳馬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  
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  
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  
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亡者則書之  
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闕近而不迫志



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  
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  
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  
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  
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  
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教一而被以  
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

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

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  
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  
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  
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  
惡覩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  
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  
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

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雨  
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  
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  
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  
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  
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禋所以祭星  
也雩禋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  
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  
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  
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  
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旣然矣諸侯之臣有  
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  
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  
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

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  
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  
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  
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  
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  
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

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而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

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  
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  
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  
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  
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  
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  
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

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弁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

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  
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  
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  
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  
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  
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  
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成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

孔子曰昔重黎舉夔爲進又欲求人而佐焉  
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  
均五聲和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  
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  
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  
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  
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  
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  
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  
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閑夫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

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  
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  
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  
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  
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  
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  
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



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

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衰知其  
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  
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  
其爲罪人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  
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  
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  
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

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  
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  
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  
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  
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遠仁貴義尚  
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  
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噐不彫馬

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既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

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  
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  
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  
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  
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  
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未知所

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

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  
賈者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  
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行其款由也成其義  
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  
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  
之不可易也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  
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

首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  
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  
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  
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  
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  
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  
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



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  
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  
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  
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  
告魯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激以和淪入至  
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歆之所爲發  
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

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  
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  
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  
子對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

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  
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  
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  
御者執轡如組兩駮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  
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令也廢禮  
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  
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  
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

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墮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乎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

## 盜先息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  
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  
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  
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  
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  
不失有罪其於恕寡矣能遠於獄其於防深  
矣寡恕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



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

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

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  
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  
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  
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  
辭

書曰哀敬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  
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  
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

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  
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挾  
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  
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  
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  
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  
衆共焉愛民而重弃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

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  
不脩將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  
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壘  
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  
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  
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

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  
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  
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  
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  
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  
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  
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

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  
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  
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聖推數  
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竇鳴

犢與舜華之見殺也

孔子家語云殺竇準鳴  
犢及舜華又云趙簡子

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則竇準鳴犢爲一人舜  
華爲一人也史記世家云竇鳴犢與舜華徐



廣注云或作鳴鐸  
實準今備存之

迴輿而旋之衛息鄆遂爲

操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  
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  
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  
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鄆傷予  
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  
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當故夫

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崩摧其阪仁道  
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  
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粱甫田連枳棘充路  
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  
實潏潏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  
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  
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

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  
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  
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

下如一欲何之

一作待  
清時

叔孫氏之車卒曰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  
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  
夫子曰有麇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  
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

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僊問曰飛者宗  
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  
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  
爲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  
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  
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  
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皮高視格  
毛

雜訓第六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

惑矣

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  
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  
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  
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  
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  
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  
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珙珮婦

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也  
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  
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  
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  
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  
曰善懸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  
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



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  
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  
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  
於途傾盖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  
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  
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  
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

拜受書伏讀然後與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  
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  
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  
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  
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人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不  
免當吊不吊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吊也  
答曰吾以其䟽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

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君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食序列之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

願先生教之也子思荅曰以伋所聞舜禹之  
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  
之大故弗敢私之焉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  
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  
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  
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  
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

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

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其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

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  
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  
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  
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  
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  
所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  
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  
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  
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  
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水也取其所長棄其所  
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  
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

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  
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  
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  
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  
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  
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君之境  
內從襁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眉非僅

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  
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  
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  
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  
貌乎且吾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  
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不病  
毛鬣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

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  
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  
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  
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  
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  
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  
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

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僅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

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鈞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

之畫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  
趣相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  
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  
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  
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  
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弃至



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  
文王而啟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  
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  
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夷追王大王王季  
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  
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  
曰與之與之至無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  
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

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聽民之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璜鉅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

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  
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荅曰事變  
有極正自當爾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  
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  
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  
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  
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假荅之曰  
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

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  
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  
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  
厄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  
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  
篇

孔叢子卷第二

孔叢子卷第三

巡守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  
巡守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  
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  
霸假以齊之義率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  
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  
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

焉敢聞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歆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

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于  
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覲  
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  
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採民  
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  
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  
協時月日辰入其疆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



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者則貶  
秩削土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  
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  
墜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  
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  
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  
舍于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  
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

十

孔

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平  
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  
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  
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  
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  
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  
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於封境雖行如在國  
陳子曰旨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

淺之為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  
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歆  
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  
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  
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  
用其謀雖蔬食水飲役亦願在下風今徒以

高官厚祿鉤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  
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  
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  
傷守節之士也

閻丘温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  
曾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  
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臣雖能之義所不  
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

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攏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

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  
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  
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  
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  
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孜孜以  
至夜半而日不歆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  
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

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  
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道何  
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  
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  
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  
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  
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仍不幸



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晏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  
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  
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

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鯀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柰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為之服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

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  
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  
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  
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滅則衆謀不進事  
是而滅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  
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  
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

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鳴鵙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  
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  
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  
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  
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  
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  
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  
弗能馬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



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荅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

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已不撞不  
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  
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  
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  
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  
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  
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

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侈又貪欲報君以善言  
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  
君者唯達賢爾衛君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  
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  
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荅曰衛  
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  
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  
荅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

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荅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

問君固疑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  
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  
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  
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  
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  
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  
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

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  
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  
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  
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  
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  
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  
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

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



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  
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  
微子去殷紀季之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  
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民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  
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  
文王葬朽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斫朝涉而天  
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

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  
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  
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  
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  
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  
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  
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

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  
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  
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脩  
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  
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  
鄙土蓋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仍寄命以來  
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

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  
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  
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諂禮  
之愆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荅曰不  
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  
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  
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

聞君子猶鳳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  
色限天下之君臣竊謂君之言過矣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  
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  
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  
以屬耳目者以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  
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  
改又無益於起是兩之喪也故不敢承命齊

君曰起之不善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  
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  
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  
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  
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  
願先生赦馬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  
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

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  
子之性也子性惟太剛而傲不肖且又無所  
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為人之所傲  
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  
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  
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  
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第一

淵懿邃曠深也封巨莫莽艾邗大也頒賦鋪  
敷布也蓋戴熏蒙冒覆也鐘崇府衆積灌叢  
樸聚也閱搜獲庀具也攻爲詁相旬宰營匠  
治也蠲袪裡屑潔也勿蔑微末沒無也隆巢  
岸峻高也逼昵附切尙鄰傳戚近也邵媚旨  
伐美也賢哀繁優饒夥多也幾蔡模臬法也



爰換變質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舉探  
裏鈎掠採略取也聞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  
舊尚乂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歎爽曉昕著讚  
曙明也階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畧界也  
承弟班列次也戶悛格扈正也幽曠闇昧冥  
也最凡目質要也疆窮克竟也而乃爾若汝  
也控轡挽引也承贊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  
要捷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擬

督據拾也肄子燼餘也拓斥啓闢開也杜實  
充物塞也實物滿也獎率厲勸也勤勉事力  
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燂  
剗沒滅也玄黔黷黑也縞皓素白也彤梓  
頰緼赤也滔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算羅數也交艾老也僉  
皆同也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

求也獲干得也奚害何也里度居也周決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輜輶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囚禁錄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嚴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享當也庚徹近也脩杼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裔蔑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辨詰別也菲涼薄也復旋還也祖巽送也印我也性命孳子也諧籲和也悛寤覺也憾猜

恨也艾盡止也憫忿也奸犯也汨滑亂也縮  
細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睇題  
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遂也放投棄  
也莽蕪草也暴暎曠也炊也晞燦乾也迪跡  
蹈也衍演廣也表縱長也荷揭擔也仍再也  
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  
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惠也譎責也間非也順  
退也抗禦也斲取也蚩戲也褊狹也憇教也

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適閑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耦也麗兩也驟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躑是也丕莊也佞才也暨息也話善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腴厚也

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慙強也薄迫也燁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餽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藪外也閔限也廬寄也萃集也遽倅也尤怪也魯慙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比也徨徃也矜惜也狃伏也覲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墳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也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

也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爲  
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不顯顯也不承承  
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  
不黃考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  
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  
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鱖庸庸語其大也麀  
鹿麀麀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  
羴雜彩曰繪雜言曰哇

廣義第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執寡婦曰嫠  
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  
其徵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  
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承下淫曰報  
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  
慙心慙曰慙體慙曰逡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蘇疾甚謂之  
貼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  
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  
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贈衣  
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殮殮坎謂之池壙謂之  
窆下棺謂之窆墳窆謂之封宰塚也壟塋也  
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第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繡  
綿也絮之細者曰繡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麗  
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麗者曰綌在首謂之  
元服弁髦大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定也  
顛頰頰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檐褊謂之  
童容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袴謂之裳蔽膝  
謂之裊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冪覆帳  
謂之幄幄幕也簣第牀也大扇謂之篲杖謂

之挺鍵謂之篙幕局謂之夾在足謂之屨屨  
尊者曰達屨達謂之金鳥鳥而金絢也

廣器第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  
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絜絜方六寸棘  
戟也鉞鉞斧也干版者也戈句才戟也刃之  
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秘鞞之飾也矢服謂  
之玃小舩謂之舩舩之小者曰舩舩頭謂之

舳尾謂之艦楫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轆轤  
謂之輶軫謂之枕較謂之幹衡軛也軛上謂  
之烏喙纍纒繙也縮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  
謂之繩詘而戾之為絰繆而紵之為索墉城  
地也墉墻謂之陴高平謂之大原汪池也水  
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者謂之衍

廣物第八

藁謂之稗稗謂之芻生曰芻穀謂之粒菜謂

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銜拔心曰摳拔  
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稷棘之  
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椹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第九

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鴻鴈是也純黑而反哺  
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反哺者謂之雅鳥白  
項而群飛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雅鳥鸞也  
廣獸第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豨  
小者謂之豮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  
之窠鹿之所息謂之場兔之所息謂之窟魚  
之所息謂之潛潛椽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  
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  
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

兩謂之足足有五謂之東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掬  
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  
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二缶謂之鍾二  
鍾謂之秉秉十六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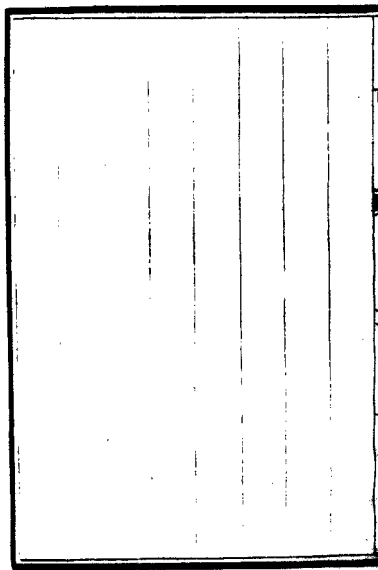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

曰銜銜謂之鍤二鍤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  
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  
石四謂之鼓然則鼓四百八十斤也

孔叢子卷第三





孔叢子卷第四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  
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  
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  
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  
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  
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

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  
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  
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為  
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  
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  
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  
馬是失教也失教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  
非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

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  
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  
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  
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  
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  
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  
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寡人不以為臣矣尹  
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

而王不以為臣則卿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  
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  
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  
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奪必以敢鬪  
為禁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  
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  
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  
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

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園反  
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  
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  
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  
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  
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  
博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歆學  
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其

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在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

六察之則鵝鵝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  
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  
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功為緇  
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  
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攬牛玄武此  
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  
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論貴當物理不貴繁辭  
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



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  
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  
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  
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  
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  
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  
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之者惣謂人也亦  
猶言馬者惣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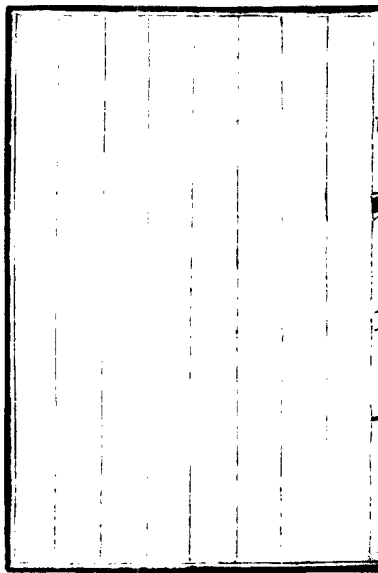
廣其人宜在去楚歆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  
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之言  
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  
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汜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  
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  
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  
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

能減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  
為減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減兩耳甚易而  
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  
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  
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  
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誣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歆仕之平原君以問  
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

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  
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由不  
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  
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  
殖貨故欵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  
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  
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曳長裾振袂袖方履麤屨見平原君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耳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詣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今乃知其婦人也人生則

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  
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  
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  
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  
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  
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  
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



所聞賢聖以道德無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  
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  
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  
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謂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  
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  
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  
何哉以其所在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

衛君聞軍旅馬拒而不告色不在已攝駕而  
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  
者大饗夫人與馬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  
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  
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  
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  
館而問祈勝之禮馬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

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  
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  
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  
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  
某人之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用心比力  
各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  
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  
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

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  
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  
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  
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之必於祖戮人  
之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  
均示弗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主示聽之  
當也

陳廸性多穢訾每得酒食輒先撥捐之然後

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啐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上下何擇假今不潔其下滋甚陳旼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跑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旼跪曰吾今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  
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  
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  
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  
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  
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  
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  
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

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爲  
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  
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  
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  
棄乎今燕以詐敗破又是又不能於詐也臣  
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又雖  
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君辭屈而不黜司  
馬又

對魏王第十四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幸者言用則知士以踈自疑孽臣以遇徼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



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糅卞氏爲之歎息故  
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  
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  
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事公正無私者計陳  
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  
疑臣當之而弗避君愬其契臣行其義然則  
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

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

之臣竊以爲下吏過也王曰寡人爾以民多  
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  
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怒  
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  
之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  
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諸大  
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  
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

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  
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  
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  
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  
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  
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  
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諂主於危亡罪之大  
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篋子

比子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為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也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

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  
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  
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  
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  
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卷第四